

跟随吴征镒老师来滇 五十六年往事的些许记忆

周 铨

(1926~)，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，副研究员。

1956年冬，中国科学院在全国招收副博士研究生。我当时在重庆西南师院生物系任教，得校方同意，报攻植物研究所。1957年1月得通知，我考取了该所植物分类专业，导师吴征镒。1958年他任国家综考队副队长，与苏联学者塔赫他间等来滇考察，带我同来云南，以后就与他在昆明植物研究所工作，一晃七十六年过去，他已于去年6月去世。国家肯定他一生的丰伟业绩，辞灵之日，举国同吊，倍极荣盛！

这里我说的是吴师的为人品德与一些与他相处鲜为人知的往事：

一、“春风大雅不容物，秋水文章不染尘”

后句是他严以律己，前句是他宽以待人。记得文化大革命中对吴师的一次批判会上，造反派大声吼叫：“吴征镒你有什么能耐，给你一根打狗棍，你也讨不到一口饭吃！”文革飓风过后，吴师见到这位大声吼叫的造反派，仍与他打招呼，还喊他师傅，一次这位造反派对我说：“我算什么东西，他不计前过，这样叫我，我真没脸，恨不得把头掩在裤裆里！”

二、范文渊口述吴征镒

“中国科学院成立时，有党组书记陆定一、我与恽子强、丁瓚等是组员，吴征镒是总支书记，分管统战工作。因当时生物口的老先生多是吴的老师，这些人对他却很器重，说他年轻有为，常识渊博，功底踏实，他那时工作十分卖力，每月背着小米到这些老先生家去送，不管刮风下雨，却能按时送到，科学设备简陋，工作是十分艰苦的。

“你这位老师是个先天盈惠的天才，记忆力超强，不管什么植物，那怕是一片叶子，他都能写出学名来，一次在朝鲜发现美帝洒下带着病菌的树叶，他一手摸着后脑勺，一手就把拉丁学名写了出来，真正了不起呀！”

这段话是范老1967年大年三十夜讲给我听的，他当时住在北京王府井附近一个五进的套房里。



1988年，与吴师赴河南师大

三、闻立鹤口述吴征镒

闻立鹤是闻一多的大儿子，1967年我去拜访他时，他在天津铁路任政治指导员。

“吴征镒是我父亲的好朋友，他在西南联大时，我在高中读书，他常去我家，父母住在里屋，我和两个弟弟住外间，他每次去都从我床前经过，进里间与父亲长谈，内容多是我国的传统文化，孔孟之道，志子学说，诗词歌赋，韵律，中、英文文化的异同，那时我父亲正在把唐诗翻译成英语，如李白的‘蜀道难，难于上青天’这一叠韵落在‘难’字上，而英语结构与中文不同，直译就有困难，把这一叠韵压在英语的上青天的‘攀’字上，就是吴提出的，父亲常说，吴有天赋，又有勤奋，文学功底雄厚，在他这个年龄是很少见的，要我们好好向他学习，用功读书，不要荒废光阴。”

闻立鹤与我同岁，为人直率热情，时名高克，其父遇难时，他扑在父亲身上，一腿为国民党特务用枪打断，我见他时，他拄着一根长拐杖，我与他相会虽只一天，但留下深刻的印象。



1988年，与吴师在河南师大讲学

四、王钟山口述吴征镒

王钟山是西南师院地理系教授，1937年西南联大部分教师闻一多、李继侗、王钟山、毕列爵、吴征镒、周家炽等数十人组织步行团由长沙步行三个半月到昆明。

“吴征镒是步行团最年轻的教师，比我小五岁，他背着一个标本夹，一路采集植物标本。住在鸡毛小店，他时常点根蜡烛压标本到半夜，我与他住在一起，见到昼夜辛苦，有时也帮他干。他那时身强力壮，精神充沛，似乎有使不完的劲。还有一个周家炽，背着一个特制白蚁窝，是用木框与两片玻璃相合而成，一路观察，津津有味。”

我1956年在西师教植物地理，王教授教地形、地貌，杜子荣教地质，暑期中一起带学生在华宝山实习。

五、吴师的工作时间是他争分夺秒积累起来的

我初到昆明，一次同他出差，在巫家坝机场候机室候机，只有半小时的时间，他打开手提包，拿出一篇论文，静静地观看，我在旁看到是黄素华的毕业论文，大概是孙必兴交他审阅的，还有几次也都是利用这样的些许时间工作着。他常说：“你有的是时间，只看你会不会抓着。”原来这就是吴师一生成绩卓著的妙招。七十多年，有多少个日日夜夜在不停地工作着啊！

六、“有所为，有所不为”

这是吴师常说的话，有所为就是把精力用在专业工作上；有所不为，就是不要把精力放在日常生活中鸡毛蒜皮杂七杂八的事儿上。

吴师在北京植物所担任常务副所长时，除掉出差，长时都在标本室的标本柜夹道上看标本，边看边记，有人找他说事，他都“嗯！嗯！”地应着，如不是重大的公事，他根本就没有听进去，姜



纪五书记曾说过“吴征镒在标本室看标本时，你就别去瞎凑合，弄半天等于白说，有正事就到办公室来谈吧！”

七、“严霜烈日皆经过，次第春风到草庐”

1971年林彪折戟沉沙，文化大革命接近尾声。次年，吴师从牛棚中释放出来，担任生产组组长，到我蹲点的朝天马天麻实验点视察，看到天麻有性繁殖样板田里亿数天麻苗茁壮生长起来，十分高兴，我们一起向昭通专区常务副书记刘军汇报，将实验点扩大为小草坝林场天麻实验站，并增加了一些工作人员。以后又在他的鼓励与支持下，组织植物形态组全体同仁完成了《天麻形态学》一书编写，该书于1985年完稿，出版后发行全国。至今二十余年，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一本理论结合实际，合理推动天麻人工种植的力作，多次受到表扬。



2007年9月，与吴师谈《中华大典》

1975年冬，大雪封山，我在朝天马因贫血昏倒在雪地里，点上工人李隆顺见我昏迷不醒，跑到龙海给所里发电报，吴师派车队陈汉华师傅开车赶赴点上接我回所，返程车到伊那时，公路冻结，桐油凌路面如镜，几百张大小汽车排长队靠在路边上不敢开动，都成了“山大王”，陈师傅把轮胎放了气，慢慢晃动着开，连续开了二十几个小时，于大年初一凌晨五时才到达所内，吴师见我们平安到家，才放下心来，并交待我一人在外工作，要注意安全。

话语不多，吴师身教重于言教的平淡身影时刻在我眼前晃动，引导我正步向前！

我1986年退休后，写了“中华脊梁”一文，至2005年冬，共述我国从古至今的八十个值得敬仰的伟人，将吴师收入其中，谨将写吴师的一段附后恭请大家品评！

吴征镒

明察秋毫统志书
匡正华夏众草木
分耕秒耘无怠懈
据典引经各有出